

夢覺譯

二第

邱吉

(μ)

向來是愛好和平而準備長
堤備壩的，但立刻而無所
了我的入伍，這感動
了的人生。」

們需要和平」。他並沒有證實鮑爾溫，因爲他

(二) 世界大戰秘錄

(二)

動人的話，早就聽得，假如有人勸了。他的感性的深淵，僅是一個文字上的彌縫，用一個不十分圓滿的，可以掩蓋一個故事在其最重要的部分則被渲染為一種淒淡的傳奇劇和廣行家。例如，邱吉爾就不失為一個，特別是粉飾張伯倫。他怎樣辦呢？他毫不遲疑地說，「意即假裝客觀」，「即」，保守黨政府曾是

能幹，最有力量的人才了。路吉爾批評他是一「最張伯倫的名望」。我們發現他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於張伯倫的意見最爲分歧。這是其中的一段：

「嚴肅，認真，固執是其中的一段。——」

上作爲一個偉大的和平希望會見和高度的自倫先生會演法着一種意識。——張伯倫特殊的知識人的使命，一種意識。——張伯倫

錄秘戰大界世次第二第

著 夫 雪 馬 雅
譯 覺 夢 關

行 印 店 書 華 新 北 東

1 9 4 9

第二次世界大戰秘錄

著者	雅馬雪夫
譯者	關夢覺
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
發行	
印刷者	東北新華書店印刷廠

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大連、齊齊哈爾、 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平、 錦州、承德、北安、營口、內蒙。

1949. 9. 初版 長. 1—3,000.

目 錄

一、國際著名戰爭販子邱吉爾回憶錄	雅馬雪夫 (一)
二、慕尼黑黑幕捷克是怎樣被出賣的？	米凱洛夫 (一五)
三、大戰的序曲	里昂尼多夫 (二八)
四、國際化學獨佔與第二次世界戰爭	魯賓斯坦 (四五)
五、美國的貸款與德國的獨佔	M·葛斯 (六三)
六、美國獨佔集團的戰爭利潤	A·薩拉波夫 (七六)
七、在紐倫堡釋放的戰犯	L·翟林斯基 (八四)
八、魏剛賣國記	I·孟西科夫 (九四)
九、當蘇芬戰爭的時候	K·奧莫夫 (一〇二)
一〇、東京審判中的歷史偽造	M·馬爾科夫 (一一一)
一一、日本對蘇的不宣而戰	綏斯辛尼科夫 (一二一)
一二、原子彈：美帝國主義者的敲詐武器	魯賓斯坦 (一三四)
一三、結論：保衛和平	V·格羅斯曼 (一四二)

國際著名戰爭販子邱吉爾回憶錄

雅馬雪夫

邱吉爾在戰後卸職以後，就坐下來去寫他的回憶錄了。這件事最初的消息是去年傳出來的。彼時我們就曉得爲了出版這位英國前首相的回憶錄，曾組織了一個特別的公司。像這樣，一開始就把這件事情放在一個廣泛的商業基礎之上。不待說，其主要的股東們都是美國人——發行『紐約時報』和『生活週刊』的那兩個公司；第三個，也是較小的股東，則是發行倫敦『每日電聞報』和『晨郵報』的那個公司。

然而，邱吉爾的回憶錄，不僅爲其股東們提供了利潤，並爲其作者提供了版稅（很大的筆數目，湊巧——約一百萬美元）；同時也爲英國的反動派及其美國的朋友們提供了政治資本。究其實，這是一個偽造歷史的大規模企業。

前些時候，即在該書第一卷出版以前，『紐約時報』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總標題之下，去開始發表邱吉爾的回憶錄。該報曾用題辭的方法，以下面這樣的話，去吹噓這本書：

『該書的教訓是：在戰時：堅決果斷。失敗：不餒。勝利：不驕。在和平時期：懷抱善意。』

邱吉爾向他的讀者們保證，這就是在嚴酷的戰前時期和戰爭期間英國外交政策所特有的四個優點。然而盡人皆知，事情恰恰相反：在戰爭中，英帝國主義顯示優柔寡斷；失敗時，它陷於混亂；勝利時，它驕傲自大，而它在和平時期，則對於那些曾以自己流血為代價而贏得和平的人們抱着極端的惡意。

這一段敘述的本身，就是以說明邱吉爾的回憶錄的目的和趨向了。他在序言中說，他認為他的新書是他分成許多卷的『世界危機』一書的續篇，在該書中他曾敘說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同時，邱吉爾說，他的新舊兩部著作是『另一次「三十年戰爭」的記錄』。他並且說：

『我並不認為它（指他的新書）是歷史，因為寫歷史是屬於下一代的事情。我堅信它對於歷史是一種貢獻，這對於將來是會有益處的。』

所有邱吉爾的著作，都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那就是辯護英國統治階級的政策。『世界危機』一書，就極盡其歪曲並顛倒歷史事實的能事。邱吉爾的新著也追求着同一的目標，即辯護甚至讚美英國的統治者。自然，與此同時，邱吉爾也讚美了他自己。但這種讚美却融會於敘事當中。

單就該書在『紐約時報』上所發表的那部分來說（我們手頭只有第一卷的前二十七章），就充滿了歪曲、直接和間接的偽造、曖昧、與故意的遺漏。檢查並說明和邱吉爾所『回憶』

的事件相關聯的當時一切情況，並逐步揭露他的歪曲、偽造、乃至澈頭澈尾的虛妄，將費大量的篇幅。在本文內，我們只檢討其中的一類，聯繫到一個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題目——英國假手於希特勒德國以策劃反蘇戰爭的政策。

自然，邱吉爾並不這樣簡單，乃至用原始的方法去處理像維護鮑爾溫、張伯倫政策這樣繁難的問題。相反地，他盡力去使總的畫面複雜化，他呵責張伯倫，甚至批評他，而並不忘掉去把他自己擺在前面。然而這不過是一個律師的狡猾技倆，這個律師想盡力從歷史的法庭上為多年支配英帝國主義舞台的最討厭的人物求得一個免罪的判決。

邱吉爾欲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即無論如何，也沒有理由去懷疑鮑爾溫、張伯倫、哈利法克斯，以及其他英國上層政治領袖的忠誠、端正、體面、與平和，其實，可以說正是這些人，曾親手引導希特勒走上這條道路，乃至使整個的歐洲和一切民族遭受空前的苦難和犧牲。

有一點，邱吉爾是不幸的，即當蘇聯外交部業已公佈了兩卷『關於世界第二次大戰前夕的文件和資料』以後，他的回憶錄第一卷才出版。德國檔案中的文件，對於一般的國際戰販，特別是英帝國主義者的犯罪政策，提供了鐵案如山的證據。這些文件，駁斥了邱吉爾所散佈的許多神話。

邱吉爾很願意我們所有的人都忘掉了他自己作為武裝進攻蘇聯的組織者所曾起的作用。

例如，他竟用這樣儒雅的方法來開始寫他的第一卷第一章：

『在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當時對於世界和平曾有一種深切的信念和幾乎是普遍的希望。這一所有各民族的衷心願望，藉堅持正義的信念，藉合理的常識與智慮明達，曾可以很容易地達到。』

而這就是一切！然而邱吉爾先生是否曾忘記了，甚至在『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結束以前，他本人作為英國的陸軍大臣，就會是武裝干涉蘇俄及蘇俄內戰的一個主要的鼓吹者和組織者？在西方，『世界大戰』結束於一九一八年，但邱吉爾却在東方繼續戰爭達數年之久。他曾進行反對蘇聯政府的戰爭，而這個政府乃是人類史上最和平、最進步的政府。邱吉爾對此隻字未提。但沒有人會忘掉它。

在戰前整個時期，所有英國保守黨內閣的外交政策，基本上都貫串着反蘇的觀念，難道說這沒有邱吉爾的份嗎？自然不是。在什麼地方他和鮑爾溫、張伯倫有所不同呢？原來他認為他們的政策對於英帝國主義太冒險了，因為鮑爾溫，特別是張伯倫，曾太信任希特勒和他的匪幫了。

強調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邱吉爾由於其特有的武斷驕橫，竟把他自己描寫為一個向來就是英蘇合作的主張者。但實際上，試檢查一下事實，他的態度只不過是英國煽動德國反蘇這一總政策的變種而已。邱吉爾和張伯倫的差別在於這一事實，即邱吉爾曾認為張伯倫對於

希特勒德國的『職務』準備付過高的代價，乃至對於英帝國主義的利益沒有保證，甚至有所損害。差別僅在於價錢方面。

邱吉爾述說他在『一九三七年某日』，曾在德國大使館和里賓特羅甫進行過幾小時的談話，彼時里賓特羅甫是德國駐倫敦大使。他們曾討論英德兩國締結『協約』，甚至締結『同盟』的可能性問題。

在這次談話當中，里賓特羅甫既然深知保守黨的領袖們和英國政府當局的反蘇情緒，乃把納粹掠奪者的計劃向邱吉爾直言無隱。里賓特羅甫曾說，英國必須讓德國在東歐自由行動，他並進而列舉德國有權吞併的領土：波蘭、但澤走廊，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當時德國大使並補充說，這些領土是『德意志帝國將來生存所必不可少的』。

這樣，我們看到了法西斯的外交官把納粹匪徒們最祕密的意圖，明白告訴邱吉爾了。而邱吉爾怎樣呢？他曾認為必須向德國大使保證：『我們（即英國的統治集團）憎恨共產主義也像希特勒一樣憎恨它。』里賓特羅甫曾無須再從邱吉爾那裏聽到更多的東西了，而彼時邱吉爾曾被認為是保守黨內反對張伯倫政策之領袖。

顯然地，邱吉爾粉飾了在這個期間英國外交政策之惡毒之歷史。他不能不知道英國政府曾實際上同意了承認納粹德國在歐洲大陸上的霸權，特別是在東歐和東南歐的霸權，以換得希特勒匪幫承諾去把他們強盜的擴張，指向蘇聯。

關於此事最無可爭辯的證明之一，就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九日英國外相哈利法克斯爵士在談話中向德國駐倫敦大使狄克森所說的話。哈利法克斯曾向狄克森解釋究竟是什麼動機會促使英國政府去準備慕尼黑的交易。狄克森用下面的話述說哈利法克斯曾告訴他一些什麼：

『……在慕尼黑會議以後，他（哈利法克斯）曾相信，現在五十年的世界和平大致在下列的基礎上得到了保證：德國在歐洲大陸上握有統治權，包括它在東南歐的優越權利，特別是在商業政策領域；英國在該區域僅從事於溫和的貿易；在西歐，英法和德國雙方各守國防綫而避免衝突，並致力於用防禦的手段去保持它們的所有，開發它們的資源。……』（見『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文件與資料』，卷二，第一四六頁。）

由此可見，英國政府並未曾認為德國企圖建立其在東歐的統治，將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對英戰爭。相反地，英國政府會實際上鼓勵了希特勒黨徒向東方推進。邱吉爾竟用最大的力量去故意曲解這一事實，但他的努力是白費的。

在他和里賓特羅甫的談話中，邱吉爾說他曾『警告了』侵略者。然而這是澈頭澈尾的虛構，已被邱吉爾自己所駁斥了。不錯，你在邱吉爾的回憶錄中當然找不出來一個字承認他自己基本上是承担了慕尼黑份子的地位，然而有一個暴露事實的文件爲邱吉爾自己所未曾提到——他自己和納粹但澤市長傅斯特的談話記錄，彼時傅斯特和希特勒及希姆萊有密切的私人關係。那次談話是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四日進行的，而在談話中邱吉爾曾非常確切地表示

了他的慕尼黑觀點。

我們從這篇記錄中看到了邱吉爾曾向傅斯特保證『英法將盡一切努力去說服布拉格政府去同意』蘇台區從捷克分離。然而這恰好就是張伯倫、達拉第，以及整個慕尼黑集團所給予納粹掠奪者的保證。

還有，當時邱吉爾曾宣稱：

『我並不反對德國強盛，而大多數英國人將樂見德國成爲兩三個稱雄於世界的強國之一。』這簡直是真正慕尼黑式的公然煽動。傅斯特竟如此受邱吉爾講話的激動，乃至他趕快回答說：

『只要是英國和德國講好了條件，它們就可以平分世界。』

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沒有提到這次談話，同樣地，他也沒有提到他和另外一個納粹首領——納粹國外代表首領鮑利——的會談（大約與此同時）。不過他和傅斯特談話的記錄，現在已在蘇聯外交部所出版的『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文件與資料』中，見其端倪。我們只要比較一下邱吉爾在『一九三七年某日』和里賓特羅甫談話的記錄與一九三八年七月他和傅斯特談話的記錄，於是他的地位就完全明白了。

在描寫他在戰爭初期的感覺時，邱吉爾說當他聽到空襲警報的聲音時，他曾意識到『這遠遠離開人類和個人的事業了』。

『古英格蘭的光榮，向來是愛好和平而準備最壞場合的，但立刻而無所畏懼地應徵入伍，這感動了我的人生。』

空話！正是邱吉爾，假如有這樣人的話，早就沒有感情的激動了。他的感情的流露，僅是一種文字上的彌縫，用以接合一個不十分一致的故事，而這個故事在其最重要的部分則被渲染爲一種慘淡的傳奇劇和廉價說教的文體。

然而在這種文體上，邱吉爾終不失爲一個真正的行家。例如，他竟不惜一切代價去辯護鮑爾溫，特別是粉飾張伯倫。他怎樣辦呢？藉助於一種特別虛偽的客觀性（意即假裝客觀——譯者）。他毫不遲疑地說，保守黨政府曾是被這一原則所指導着，即：

『真誠愛好和平，並衷心相信這種愛好，能够成爲它（指保守黨政府——譯者）唯一的基礎。』

他容許他自己去批評鮑爾溫政府的『愚昧和軟弱』，但他却隨處解說該政府的行動曾是『沒有欺詐』、『沒有惡邪或詭計』。假如鮑爾溫政府曾使法西斯意大利有可能去征服阿比西尼亞，那麼邱吉爾解釋說，這『只是由於他們熱愛和平』。他並沒有譴責鮑爾溫，因爲他向我們保證說他是一個軟弱的人，並不能『預見聰明的或不聰明的行動之結果，不能預見善惡』。而且，據邱吉爾說，當鮑爾溫卸職英國首相而將其職務移交給張伯倫的時候，『他曾在公衆們感謝和尊敬的熱情洋溢中離去的』。

現在張伯倫上台了。邱吉爾批評他是『最能幹，最有力量的首相，具有高度的才能和歷史的名望』。我們發現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於張伯倫的意見最爲分歧。這是其中的一段：

『嚴謹、認真、固執已見和高度的自信心。……他的全部希望曾是想要在歷史上作爲一個偉大的和平締造者。……張伯倫先生曾灌注着一種意識，即他負有一種特殊的個人的使命，以與意、德兩國的獨裁者進行友好的妥協。……對於莫索里尼，他曾希望以承認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作爲整個解決兩國分歧的序幕。對於希特勒，他曾準備在殖民地方面讓步。同時，他曾無意於去考慮用一種顯著的方式去改進英國的軍備或在參謀部及政治方面與法國合作。』

在另一地方，邱吉爾容許他自己說得更多一點，但他也同樣曖昧：

『張伯倫先生，由於他有限的眼光及其在歐洲舞台上缺乏經驗……遂失掉了意識的平衡，甚至不能自持爲一個公正的、適當的、善意的人了。』

『張伯倫先生堅忍而不畏縮的致力於維護和平，曾博得了廣泛而誠摯的讚揚。……在這一方面，他對人對事自不免有許多錯誤的估計和錯誤的判斷，並誤以此爲他自己的根據；然而用以鼓舞其行動的動機，却永遠也不容懷疑，而他所經歷的途程，曾需要最高度的道德勇氣。』

這就是邱吉爾筆下的鮑爾溫 and 張伯倫的畫像，而對於邱吉爾來說，很巧合的，繪畫的技藝並非外行。但這些畫像描摹誰呢？一位現代的匹克威克（Pickwick）而毋寧更愚頑一些，過分的誠實、正直、質樸，有時甚至傻氣（按匹克威克係英國作家狄更斯所著小說『匹克威克文傳』中的主人翁，以善心樸實著名——譯者）。另一位現代的曼福萊德（Manfred），因奢望拯救世界而犧牲。所有這些，離開事實該有多們遠啊！

鮑爾溫並非匹克威克，張伯倫也不是曼福萊德。他們都是大儒的政治家。他們一貫地煽動反蘇戰爭。這一工作鮑爾溫開其端；張伯倫繼其後。而邱吉爾也曾有他一手。而如果說，到頭來英帝國主義的戰略計劃落了一場空，那只能證明帝國主義陣營的領袖們的短見而已。我們知道邱吉爾和張伯倫是有衝突的。在保守黨領袖中間，邱吉爾曾被認為是張伯倫的一個反對者。但這並不是一個原則之爭：它是起因於戰術上的分歧，而在基本上，這兩位保守黨領袖是一致的。如果說現在邱吉爾維護張伯倫了，那可以用這一事實來解釋，即這種對張伯倫的公開辯護，乃是一個深思熟慮的詭計，其作用乃在於為保守黨的領袖們保持住禮義和體面的靈光。活着的張伯倫曾在某種程度內是邱吉爾及其集團的障礙，因為他曾渴望取得領導權，而最後終於得到了他們所希望的東西；於是他們需要死了的張伯倫作為一個象徵。邱吉爾辯護張伯倫，正是在辯護今日的慕尼黑份子。

當邱吉爾一接觸到事實的時候，他的『歷史哲學』就披零破碎了。而有時他又得接觸一

些事實——我們不要忘記，他說他是不偏不倚的。例如，這就是他所寫的關於保守黨領袖們的罪惡政策的後果：

『試回顧並看看我們曾陸續承受或逸失了一些什麼：用一個莊嚴的條約解除了德國的武裝；德國破壞了一個莊嚴的條約而重整軍備；英國保持空軍優勢或甚至並空軍對等而拋棄之；萊因非武裝區被強制佔領，而齊格菲里防綫已經築成或正在建築之中；柏林——羅馬軸心被建立起來；奧國被第三帝國併吞並加以消化；捷克被慕尼黑協定所遺棄並遭受毀滅；它的國防綫落入德國之手；它的宏偉的斯克達兵工廠從此為德國軍隊製造軍火；一隻手拋棄了羅斯福總統欲藉美國的干涉以穩定或改進歐洲形勢的努力，另一隻手拒絕了蘇俄無疑的願意聯合西方列強以盡力拯救捷克的願望；當英國本身僅能出兩個師團以增強法國前綫之時，竟拋棄了三十五個捷克師團的兵力以對付尚未成熟的德國軍隊；一切都隨風飄去了。』

不，所有這些，並未曾隨風飄去。它投入了希特勒的天秤，因為張伯倫曾深知當時他正在做些什麼。但邱吉爾却想使人相信張伯倫及其同僚們會不知道他們正在做些什麼。

這位前英國首相，本來過去曾確然接觸過英國外交部的祕密檔案者，竟欲使讀者相信當張伯倫自己確信了希特勒的不講信義以後，

『於是我們已經進入了這樣的一個時期，即英德兩國之間的一切關係都完了。』

然而這純粹是胡說；而其所以是胡說並非偶然，因為否則邱吉爾就得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張伯倫所曾準備進行的一樁最大的罪惡，這就是他在戰爭爆發的幾個星期之前還曾發起和希特勒進行談判，以成立一個真正的英德協約。而在邱吉爾的回憶錄中竟對此半字未提。可是實際上這却曾發生極惡劣的影響，因為這曾搖盪了法西斯的侵略，使之像雪崩似的進入行動。

關於一九三九年七月英德祕密談判的詳細記載，曾見於狄克森的備忘錄中，該備忘錄檢討了他在駐倫敦大使期間事變的發展。我們從這個文件中看到了英國政府曾向德國提議締結一連串的協定，用以完全調整該兩國的關係。狄克森說，英國政府所提議的綱領，歷然呈現『政治的、軍事的和經濟的協議』。

恰如在慕尼黑談判時一樣，現在倫敦的動議基本上就是英國政府將承認法西斯德國在歐洲的霸權，這就是說，它同意不去干預法西斯在歐洲大陸上的侵略。狄克森說，談判會恰是抱着這樣一種目的進行的，即：

『使英國可能逐漸解脫了其對於波蘭所負的義務。』

在英國政府已經把奧國和捷克出賣給希特勒以後，除了出賣波蘭以外，又如何能挑起德蘇之間的直接武裝衝突！狄克森說德國人曾被承諾英國政府將保證廢棄法蘇協定並中止它和蘇聯之間關於聯合行動的談判。換言之，德國人曾被公然刺激去進行對蘇戰爭。而假如說當

時英德兩國曾未能獲得協議，那只是因為當時這兩個掠奪者彼此再也不互相信任了。狄克森還另外給一種解釋：

『關於引起新英德戰爭之悲劇的和最重要的事情，乃是德國會要求和英國取得平等的地位以作爲一個世界強國。』（『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文件和資料』，第二卷，二一四——二三三頁）

雙方都過分地伸手，而歸終因估計太錯而輸掉了棋局，其證明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然而邱吉爾對於所有這些都保持緘默，這十分雄辯地說明了他那本書的目的。

在回憶錄中曾用大量的篇幅去敘述英法反動派會如何努力去利用芬蘭的反動集團以企圖把蘇聯捲入一九三九年秋天所爆發的歐戰當中。邱吉爾對於這次沒有成功的英法冒險，提供了許多有趣的敘述。但事情是使用這樣一種方式敘述的，以便造成一種印象，好像邱吉爾本身並未曾參與其事。可是，派遣遠征軍到納維克（挪威港口——譯者）去的準備事宜以及派遣英法遠征軍出發，恰好就會是邱吉爾的工作，因為彼時他正是海軍大臣呀。在這裏，邱吉爾再一次曾是蘇聯的死敵之一。

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極口稱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挑撥者，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挑撥者。他讚美英德協約的創始者，因為今天他本身就是復活德帝國主義的一個主要的擁護者。他讚美蘇聯的敵人，因為他本身過去就曾是，現在還是蘇聯的一個主要敵人和惡意願望